

作家和读者的桥梁

赵长天

在元化先生晚年,我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去他的住处探望。元化先生学养深厚,阅历丰富,见识渊博,又爱聊天,每次去都是听他讲:当下时事,文坛旧闻,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常常会谈到的一个话题,是关于书。那几年,他每年都出几本书。他对书的要求非常高,从封面设计,到内页的版式,到书的整体装帧,都一丝不苟,事必躬亲。许多细节,都是按照他的要求修改得尽善尽美,因为他是内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是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新文集《过渡年代》,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在纪念上海文艺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元化先生。

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有三十年的交往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市委书记的家事》,就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杂志;我的小说集《天门》、散文集《过渡年代》,长篇小说《天命》,都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对上海文艺出版社抱有感激之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有我很多朋友,老一辈的老师有江曾培、谢泉铭、左泥;同辈的有孙颢、郑宗培、修晓林、徐如麒、魏心宏等;再年轻一些的,像曹元勇、谢锦也很熟,他们现在也都是领导骨干了,唉,我们当然应该老了吧!

我总觉得,出版社和文学杂志,是促进文学发展最重要的单位,是作家和读者的桥梁,特别是在网络兴起之前,别无他径。一个作家成熟之后,最感激的,总是最早发表他作品的杂志和为他出书的出版社。想当年,捧着蓝灰色封面的小说集《天门》,闻着新书的油墨香味,那种兴奋,现在已经很难有了。

《市委书记的家事》责任编辑是左泥。当年的老编辑真是认真,会提出很多具体的意见,会帮你把最后一道关,包括一个错字,一个标点符号。具体的意见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现在想起来,眼前出现的是戴着近视眼镜、高高瘦瘦的老左,我很感激他。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我不熟悉了。一个出版社最宝贵的财富就是编辑。在数字时代,或许文学的传播媒介会发生变化,传统出版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决定竞争力的,还是编辑。一个有着六十年历史的老出版社,面对数字出版的挑战,是有应对的实力的。祝上海文艺出版社下一个甲子更加辉煌。

十日谈

明请读一篇《飞鸿雪泥文书香飘过一甲子 学路》。

吴淞口古炮台

王家林

凭吊吴淞古炮台,硝烟碧血壮情怀。
驱英烈士英灵在①,抗日忠魂铁骨埋②。
三岛珠联银凤落,两江水汇玉龙来③。
彩云邀月高天挂,疆土系胸望眼开。

注①:1842年6月,英军进犯吴淞口,抗英名将陈化成率部坚守炮台阵地,猛烈发炮,击伤英舰多艘;后因孤军无援,遂与部众英勇战死在炮台。②:此处建有淞沪抗战纪念馆。③:三岛,指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两江,即长江和黄浦江。

「像泥土一样生长」之十八·梵高背影
(油画 60x80cm)

动画片《大闹画室》等都诞生在上海。

老上海影坛造就了一批著名电影编导。郑正秋是中国第一代电影编导的杰出代表。他与张石川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为中国电影奠定了现实主义基础。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有声电影,影片插曲《毕业歌》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热血青年。

田汉、夏衍、许幸之编导的《风云儿女》激发了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影片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建国后成为国歌。洪深、蔡楚生、史东山、阳翰笙、郑君里、孟君谋、卜万苍、孙瑜、汤晓丹、司徒慧敏、于伶、吴永刚、陈鲤庭等都是应该重重书上一笔的电影艺术大师。

老上海影坛星光灿烂。明星公司“四大女明星”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张织云,“电影皇帝”金焰、“电影皇后”胡蝶、一代影星阮玲玉、歌影双星周璇,以及赵丹、石挥、舒适、金山、陈玉梅、郭丽珠、殷明珠、王人美、舒绣文、吴茵、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黄宗英、秦怡、王丹凤……犹如一颗颗闪亮的明珠,永远镶嵌在银幕上。

如今,中国进入盛世,电影业却遇到了市场经济和新兴媒体的挑战。振兴影业,需要弘扬老上海影人忠诚影业、不甘人后、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和艺术勇气。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再铸上海影业的辉煌应是可期的。

老上海的电影业是中国近代民族电影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重温这段坎坷辉煌、群星璀璨的历史,对发展新世纪我国电影事业有着重要意义。

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问世。由此,改写了自19世纪末电影进入中国后上海虽有影业但都是外国人所为的历史。上世纪20年代,明星公司等一批电影公司纷纷在上海成立,掀起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重要一页。30年代,上海影业步入黄金时代,被誉为“东方好莱坞”。中国“左联”在上海成立后,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人进军电影阵地。第一部左翼影片《狂流》和《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爱国进步电影的诞生,使得



“道法自然”
孙君辉 篆刻

英国人听说了,来给叶名琛送吃的,但是叶名琛坚决不接受。4月2日,叶名琛病了,从此每饭仅喝一碗稀粥。英国方面派英夷来给他看病(西医他没拒绝)。4月9日,叶名琛死了。临死前也没说啥,辜负天恩,死不瞑目,估计也只能说这些了。

英国人本想把叶名琛掩埋于当地的华人义冢,可金子达不同意。强之,则要价三千金。英国人就着人往叶名琛嘴里灌了半碗加过药末的水银以防止尸体腐烂,把他放入英式的马口铁棺里,外裹大木箱,运回了中国。他写的诗也随之而回。

诗曰:“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观。向戌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又曰:“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扎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心惊跃虎筋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看叶名琛这诗,也是一肚子委屈。好像天朝就他一个抵抗派,别人都做壁上观客呢。不过他敢把自己比作“高士”,比作“苏武”,还敢把自己比作“范仲淹”,九泉之下有得闹的。至于广州这边,城失陷了,广州人民的爱国气焰也烧不起来了,他们把这气焰传输到叶名琛身上了,四处散发如下手机短信:“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叶名琛真正的委屈在于,按薛福成评价,他似乎是在死硬派林则徐与柔软派琦善之间另辟第三条道路。理论上,我硬邦邦,对外夷表示不挺;实际上,我对外夷不理也不睬,这叫外硬内软,既不媚外又不至于引起衅端。因为这家伙再傻也应该能发现,这个时候的夷务,跟人硬吧,没资本,硬的结果,把自己硬得靠边站了,比如林则徐等;软吧,毁名声,软的结果,把自己的清名软没了,最后职位与小命也可能没了,比如琦善和耆英。

问题是,中国这样一种单一思维的民族国度,根本容不下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所以叶名琛的最终结果注定是破产。而且在常人看来,这个叶名琛不可思议,简直是个精神病。至如今,帮他说话的学者似乎只有澳大利亚的黄宇和先生一位。

不过平心而论,广州给叶名琛编的那则“手机短信”,我看水平实在一般,“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云云,他们也不想战,战和问题,岂是他叶名琛能当家做主的?降走问题,岂是叶名琛敢做的?至于守死,咸丰都从北京跑了,根本没想过学前辈崇祯去树上练练吊脖子,怎么只责备叶名琛不守不死?

总之,叶名琛也不容易,在大清,混碗官饭容易吗?不过,既然叶名琛已经没戏了,我们还是去关心关心柏贵吧,因为柏贵也不容易。

叶名琛客死异乡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二十六) 纪连海

老上海的电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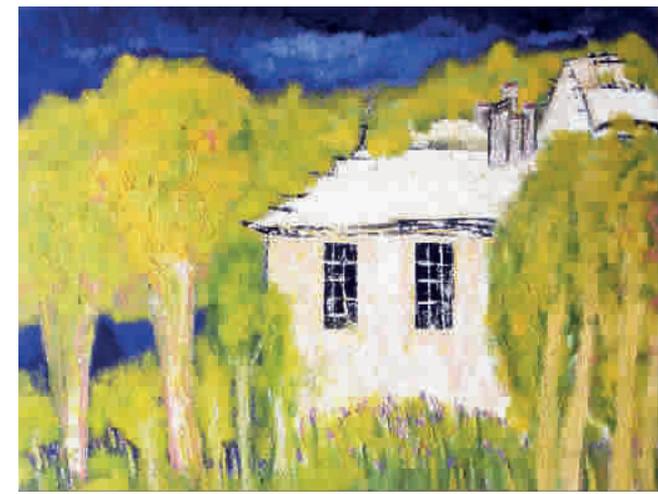
朱争平

从军》等一批具有民族气节的影片。抗战胜利后,上海影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施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具有巨大社会响应的进步影片。《乌鸦与麻雀》是上海解放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成为迎接新曙光的最佳电影。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影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曲折发展,生产出了一批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优秀影片。

老上海电影公司林立,鼎盛时多达140多家。上世纪20、30年代,明星、联华、天一三家公司最负盛名。由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人组建的明星公司坚持“教化社会”的宗旨以及电影与民族文化传统结合的艺术主张,公司成立15年间共拍摄影片200余部。由黎民伟、罗明

法国奥维多小镇,这是陪伴经历凡高艺术创作巅峰期的神秘小镇,而吸引了世界游人前来与这位疯狂的印象派大师进行心灵对话的凡高居住地却是如此的静谧,我怀着景仰绕屋三匝,最后从它背面画下这幅油画作品。欧洲的乡野民宅似乎都可折射出主人的不同气质,我奢想从小屋背面,一窥凡高画作背后的故事。看着小屋隐在大树间的背影,感觉它似乎渴望与自然为邻,呼吸林间的清新,聆听花鸟的天籁。

看得出,大自然很喜欢这位“友人”,



葱

周伟民

葱,是蔬菜,南方的葱烤鲫鱼,葱烤大排,北方的小葱拌豆腐,葱焖海参,耳熟能详。葱,更是烹调荤素菜肴不可或缺香料或调料。从中医的角度讲,葱,味辛,葱白甚至葱须还时常被用作解肌的药物……

人们把它充满生机的“绿”色,称为“葱绿”,把枝繁叶茂的草木称为“郁郁葱葱”,人们更喜欢用它来点缀菜肴和面食,并给了它一个美好的名字:“葱花”!令人感慨的是,有时候,人们在烹饪时,只取其味而弃其型,在煲好的汤或烧好的菜中,剔除变形了的葱,但那独特浓郁的葱香,却留在了汤里,菜里,留在我们的齿颊间,记忆里……

葱,很普通,但不简单!

眷顾

黄伟明 文/图

这不,它正展开葱郁的“双臂”,紧紧拥抱着这位看似平凡的旧友,传递着暖意。也许那位曾在此不断迸发着艺术灵感的天才,也曾在此透过窗,满怀感激地接受着自然给予的微薄却不曾间断的关爱!我想,只有得到自然眷顾的人,才能捕捉到旁人所不能见的风景。以此文献给凡高诞辰159周年。

「像泥土一样生长」之十八·梵高背影
(油画 60x80cm)

游览了南普陀、厦门大学、胡里古炮台,沿着宽敞的环岛路兜兜转转,经过具有现代气派的国际会展中心,就是我们的用餐地——绿荫中直对洋面的海鱼楼。

一行都是文字人,相信几十年前曾经来过这段海边的,除我之外不会有第二人。那时这里是两岸对垒的最前沿,1958年炮战激烈的时候,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但一些青壮年(包括一些少年)坚定地留了下来。上了年纪的人大抵还记得厦门前线当年有个集体叫“何厝十姐妹”,还拍过一部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少先队队歌,这些青少年活动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带。我觉得海鱼楼的位置,应当就是属于当时的何厝村范围,会展中心那儿则是另一个村庄叫“岭兜”。餐桌上有人说到了当年的“前线广播站”,其实何厝的香山上就有一个广播站,我们站在楼前看得见那个位置,著名的前线女播音员陈菲菲,正是工作在香山广播站。

1958年的时候这里满眼断墙残壁,连一些高大的树木也被炮弹炸得断腰落枝。笔者那时服役的部队,在厦门最高的山——云顶岩

(炮击金門前线指挥部所在地)下面,营房贴山而筑。作为步兵战士,开战前后一段时间我被派在附近的洪山柄村执勤,曾两次看到陈菲菲背着军用挎包从香山回市区——对于这场战争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事情,我在《八月炮声》、《榕树和那场战争》等拙文中有所叙说,这里不记了。顺此想说几句的倒是上文提到的广播站,这是因为当时的播音员,近年又有了一些新故事。

2008年笔者参观大嶝岛的“战地观光园”,看到了该岛的“前线广播站”(当时的名称里有“对敌”两字),还在一只“世界最大军事广播喇叭”前留影。站在海边一棵大树下看对面的金门岛,真的是感慨良多。

此后过了不久,从厦门老友处得知,就在那棵大树下,发生了历史性的一幕:海峡两岸昔日的两位“前线播音员”,在这里见面叙谈。她们就是大陆的陈菲菲和台湾的许冰莹。在大榕树下菲菲说,“过去两门(厦门金门)唱对台戏,如今一切烟消云散。祝福两岸同胞生活得

更好。”冰莹说,“往事不堪回首……如今两岸和平,真是来之不易。希望两岸关系越来越好,同胞越来越幸福。”其实在此之前,有家电视台就分别在厦门和台北,采访了当年的播音对手陈菲菲和唐丽珠,两人通过电视画面互相致意,各自谈了自己的家庭和生活情况。这一对姐妹,那时一个在厦门香山,一个在金门马山,一方称“亲爱的国民党军官兵兄弟们”,一方喊“亲爱的共军官兵兄弟们”,开始互相喊话,打心理战……半世纪风云变幻,“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海鱼楼鱼虾贝螺很鲜美,楼前的沙滩海洋更诱人,及至席散,座中人便往沙滩上奔。对于这片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土地,大家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神秘感,也更珍惜眼前美丽无比的滨海风光。笔者的心里更是难以平静。统一大业多曲折,兄弟对阵,姐妹隔海叫板,还有外国势力染指,很复杂。八月炮声有对国际霸权的严正宣示,也有两岸同胞生命的沉重记忆。迎着带有暖意的海峡风,我为持续了数十个寒暑的“冷海峡”的逝去而庆幸。冰海消融时,是又一次检验一个东方民族智慧的时刻了。

